

四明叢書

張宗祥



朱子語類曰天下拙刑政徹其言似莊老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
來世人盛愛牡丹子獨愛蓮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漣而
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
而不可褻翫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
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
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眾矣

愛蓮說

附錄

先生大顛堂詩曰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釋老非

不識大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

又書門扉詩曰有風還自掩無事晝常關開闔從方便

乾坤在此間

梓材謹案濂溪風雅載
此詩云出南軒語錄

孔長源邵州學記曰周君好學博通言論政事皆本之
六經考之孟子

呂元鈞送先生詩序曰春陵周茂叔志清而材醇行敏
而學博讀易春秋探其原其文簡潔有制其政撫而不
柔與人交平居若泛愛及其判忠諛拯憂患雖賁育之

力亦莫亢其勇

趙清獻題濂溪書堂曰吾聞上下泉終與江海會高哉
廬阜閒出處濂溪派清深遠城市潔淨去塵囂毫髮難
週形鬼神縮妖怪對臨開軒窗勝絕甚圖繪固無風波
虞但覺耳目快琴樽自左右一堂不爲泰經史自枕藉
一室不爲隘有尊足以羹有魚足以鱸飲啜其樂眞靜
正于俗邁主人心淵然澄徹一內外本源孕清德游詠
吐嘉話何當結良朋講習取諸兌

雲濠謹案清獻集又有同周國博遊
馬祖山詩又次韻周國博見贈詩

蘇東坡茂叔先生濂溪詩曰世俗賤名實至人疑有無
怒移水中蟹愛及屋上烏坐令此溪水名與先生俱先
生本全德康退乃一隅因拋彭澤米偶似西山夫遂卽
世所知以爲溪之呼先生豈我輩造化乃其徒應同柳
州柳聊使愚溪愚

孔文仲祭先生曰公年甚壯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
盡傾

謝無幾志潘延之墓曰荆公子固在江南二公議論或
有疑而未決必曰姑還是待他日茂叔來訂之

呂紫微童蒙訓曰正獻在特從聞茂叔名力薦之自常
調除轉運判官茂叔以謝正獻公云在薄宦有四方之
遊于高賢無一日之雅

胡澹庵道州濂溪祠記曰嘗聞韓子曰誠者不欺之名
程子曰誠者理之實不誠無物言無實也其說始于易
成于禮考之曲禮鬼神以誠考之檀弓慎終以誠考之
特牲昏禮以誠考之月令工師以誠考之學記教學以
誠考之祭統禮享以誠考之樂記禮經以誠考之中庸
事親以誠考之大學治天下國家以誠九者一不誠焉

皆欺矣大哉誠乎誠非難也至誠之誠難也夫婦之愚反身可以爲誠及其至也雖堯舜之誠荀卿猶以爲僞堯舜豈僞也哉故曰至誠之誠難也禮至誠有五能盡性也能化也前知如神也無息也知天地之化育也是皆實理之極不欺于人故能盡性不欺于物故能化物不欺于神故能如神不欺于己故能無息不欺于天地故能知天地之化育通書之作蓋期學者至于是焉耳其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盡性也云動則變變則化者能化也云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如神

也云君子乾乾于誠者無息也云乾坤交感化生萬物者知天地之化育也知此五者則知禮之所謂誠矣知禮之所謂誠則知易之所謂誠矣易禮通書其致一也或曰通書序乾損益動云不息于誠序家人睽復无妄云无妄則誠是卦皆誠也而漢書又以爲易乾言誠誠者天下之道也然則通書非乎曰否子獨不見夫一六之說乎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一六合而水可見誠則明明則誠誠明合而道可見古之人蓋以誠配一也言誠而止于天猶知一而不知六也按誠說乾元誠之

源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夫乾四德爲誠坤屯隨无
妄革亦四德也不得爲誠乎元亨誠之通大有蠱升鼎
非誠之通乎利貞誠之復蒙同人大畜離咸恆遯大壯
明夷家人蹇萃漸兌渙中孚小過旣濟非誠之復乎推
此則易非止乾爲誠也明矣獨乾言誠者端本之道耳
故曰乾元誠之源其旨微哉

胡明仲序先生通書曰通書四十章周子之所述也推
其道學所自或曰傳太極圖于穆脩脩傳先天圖于种放
放傳于陳搏此殆其學之一師歟非其至者也希夷先

生有天下之願而卒與鳳歌荷蓑長往不來者伍子聖
人無可無不可之道亦似有未至者程明道先生嘗謂
門弟子曰昔受學于周子令尋仲尼顏子所樂者何事
而明道先生自再見周子吟風弄月以歸道學之士皆
謂程顥氏續孟子不傳之學則周子豈特爲種穆之學
而止者哉

朱子江州書堂記曰濂溪先生不繇師傳默契道體建
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
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眾鬼神之幽

莫不洞然而貫于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于當時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于三代之前非天所畀其孰能與于此

又隆興祠堂記曰蓋嘗竊謂先生之言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日用之閒其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蹟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閒秦漢以下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蓋其所謂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

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是豈離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爲一物哉其爲陰陽五行造化之蹟者固此理也其爲仁義禮智剛柔善惡者亦此理也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自堯舜以來至于孔孟其所以相傳之說豈有一言以易此哉此先生之教所以繼往聖開來學而大有功于斯世也

又答汪尚書曰蒙喻及二程之于濂溪亦若橫渠之于

范文正耳先覺相傳之祕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受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渠之于文正則異于是蓋當時粗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大抵近世諸公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曰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

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而爲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

又語錄曰陰陽五行康節說得法密濂溪說得理透

又語類曰汪端明嘗言二程之學非全資于周先生者蓋通書人多忽略不曾考究今觀通書皆是發明太極書雖不多而統紀已盡二程蓋得其傳但二程之業廣耳

又曰周子看得這理熟縱橫妙用只是這數個字都括盡了周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只是這理砥曰

畢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

又君子詩曰倚杖臨寒水披襟立晚風相逢數君子爲
我說濂翁

張南軒韶州祠堂記曰先生之學淵源精粹實自得于心而其妙乃在太極一圖窮二氣之所根極萬物之所行而明主靜之爲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脩爲者由秦漢以來蓋未有臻于斯也

又爲石子重作南劍州尤溪縣傳心閣銘曰惟民之生厥有彝性情動物遷以隳厥命惟聖有作純乎天心脩

道立教以覺來今孰謂道遠始卒具陳俾爾由學而聖
可成鄒魯云邈異端日滋白首章句俛俛何之惟子周
子崛起千載獨探其源以識其大立象盡意闡幽明微
聖學有傳不曰在茲惟二程子實嗣其徽旣自得之又
光大之有渾其全則無不總有析其精則無不中曰體
曰用著察不遺曰隱曰顯莫間其幾於皇聖心如日有
融於赫心傳來者所宗有屹斯閣尤溪之濱翼翼三子
繪事孔明儼然其秋溫然其春揭名傳心詔爾後人咨
爾後人來拜于前起敬起慕永思其傳于味其言于考

其爲體乎爾躬以會其歸爾之體矣循其至而爾之至
矣道豈異而傳心之名千古不渝咨爾後人無替厥初
葉水心曰聖遠言慳俗淪士散求道者離乎器而不知
一理二氣之互根言性者離乎氣而不知元亨變化之
實理知剛柔之爲善惡不知剛不一于善柔不一于惡
也知陰陽之爲動靜不知陰不一于靜陽不一于動也
先生始爲圖書貫融而劈析之二程親得其傳道日以
彰迨胡子朱張推演究極亦幾無餘蘊矣

蔡季通曰濂溪之學精懇深密